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四十二

瑞安孫詒讓學

春官宗伯下

周禮

鄭氏注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鄭司
農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此成事已調之樂立
謂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成均之法者其遺禮可法者國之
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文王文王世子曰於成均
以及取爵於上尊然則周人立此學之官疏掌成均之灋者大
司樂教學之官法也云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者
諸子注云學大學也大司樂通掌大小學之政法而專教大學
與師氏保氏樂師教小學職掌互相備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

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王大子王子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後選皆造
焉鄭注云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
胄子又文王世子云大樂正學舞于戚語說命乞言皆大學正
授數又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依鄭說禮記之大樂正卽此大
司樂在周爲樂官之長而兼掌學政者也又案周制大學所教
有三一爲國子卽王太子以下至元士之子由小學而升者也
二爲鄉遂大夫所興賢者能者司徒論其秀者入大學王制云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是也三爲侯國所貢士
此三者皆大司樂教之經唯云合國子弟者舉其貴者言之亦
文不具也許鄉大夫疏注鄭司農云均調也者五行大義引

樂緯叶圖徵云聖王法承天以立五均五均者六律調五聲之
均也是樂之調謂之均也云樂師上調其音大司樂主受此成
事已調之樂者據樂師云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先鄭意樂
師主調樂音此官主成均之法卽掌受樂師成事已調之樂然
成均爲學名文王世子有明文先鄭成調之訓尤迂曲故後鄭
不從云玄謂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者文王世子注義同證
成均爲學名破先鄭義也董說賈疏及文王世子孔疏並以爲
春秋繁露文檢今本繁露無此語當在逸篇中云成均之法者
其遺禮可法者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後鄭意成均旣爲五
帝之學其制尤古周時其遺禮猶存可爲法式此官掌修建之
也云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富學者謂之國子者師氏以

三德教國子注義同漢書禮樂志云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
周官具馬典者自卿大夫師曁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
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說亦與鄭同賈疏云案
于制云王太子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此不言王太子王子與元士之子及俊選者引文不具此云弟
者則王子是也白公以下皆適子乃得入也案凡國子皆通適
庶言之故經注並兼舉子弟賈謂弟專據王子非鄭惜也凡國
子入學之年鄭王制注引書傳說謂年十八入大學而大戴記
保傅及白虎通義辟雍篇漢書食貨志說則並謂年十五入大
學未知孰是其出學之年無文王制注謂九年大成學止若然
年二十六而出學與凡學士學成者皆此官論其秀者告於王

而升諸司馬王制謂之進士是也互詳師氏及司士疏引文王世子曰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者彼文云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鄭彼注云語謂論說於郊學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鄭引之者亦證成均是學名也黃以周云文王世子以於成均別郊學之人是成均爲周大學之通稱云然則周人立此學之宮者鄭以經言掌成均之法嫌唯掌其禮法而不立其宮舍故據文王世子證成其義學宮卽謂學舍大戴禮記保傅篇說小學云小者所學之宮也若然此成均亦卽大學

之宮鄭彼注以成均爲虞庠者案虞庠有二一爲大學之北學亦曰上庠一爲四郊之小學曰虞庠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文王世子云書在上庠此大學之虞庠也王制云虞庠在國之西郊北史劉芳傳引王制西郊作四郊與祭義注合是也此小學之虞庠也段玉裁云文王世子注之虞庠謂圉之大學上庠非小學洪頤煊云下言樂祖祭於瞽宗成均有瞽宗則卽大學也文王世子注虞庠當是謂虞之上庠鄭彼注釋菜於虞庠則宿賓於東序虞庠與東序同處是亦虞之上庠也孔疏以西郊小學當此之虞庠亦失之矣案段洪說是也呂飛鵬說同此經成均當爲大學固無疑義而鄭文王世子注謂郊人得於虞庠酌上尊以相旅則似仍主四郊小學爲說段玉裁參合此

經及文王世子二文謂大學小學皆得謂之成均鄭指或當如
段說蓋成均爲五帝之學舜卽五帝之一故鄭謂成均近是虞
庠然古書無成均卽虞庠之文故仍爲存疑之詞此注亦不著
其說至周大學之名見此經者唯成均見於禮記者則又有辟
雍上庠東序瞽宗東序亦曰東膠與成均爲五學皆大學也大
學之外又有小學又有四郊之虞庠其制度及所在之地諸家
之說紛異殊甚今綜述鄭義及漢唐舊說而議其得失王制云
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注云
此小學大學殷之制孔疏推其義謂周諸侯從殷制天子則大
學在國小學在郊鄉射大射禮記注並謂大學射宮在郊蓋卽
據侯國制也王制又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

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注云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四郊周之小學如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是鄭以東膠爲周之大學在國中虞庠爲周之小學在四郊也文王世子云春秋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注云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學舞於夏后氏之學學禮樂於殷之學鄉射禮注云

周立四代之學於國是鄭謂周立大學於國中實備虞夏殷周
四代之學也詩大雅靈臺孔疏引五經異義云韓詩說辟廱者
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
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獮尊事三老五更在
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
潔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大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廱鄭
駁之云玄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
宮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
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詠歌告然則大學
卽辟廱也詩頌泮水云旣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
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廱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

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廡其如是也則辟廡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囿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眾家之說各不昭著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是鄭又謂辟廡爲大學在西郊也金鶚云王制但言天子大學與諸侯異名未嘗言與諸侯異地則天子大學亦在郊小學亦在王宮南之左矣大戴禮云古者王子年八歲而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白虎通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小學大學以年而分王子八年其幼豈可入四郊之小學乎小學必在宮南之左天子諸侯所同亦四代所同也王制云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

七十養於學別學於國則學不在國中可知養於國是國中小學則養於學是國外大學可知所謂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正與此互證明天子大學凡鄉遂所升諸侯所貢皆入於此其人最眾故立五學以居之又學必習射天子虎侯九十步則其地必寬廣此大學所以在郊也樂記言武王散軍而郊射射必在大學又大學在郊之一證也案金說足正王制注疏周大學在王宮左小學在郊及虞庠卽小學之誤黃以周說同韓詩說及大戴禮記盛德篇並謂辟雍與明堂同處其說雖不塢然可證大學在郊之義蓋周制亦大學在郊卽五學是也小學在國雖無專名要不得以四郊之虞庠當之矣韓詩說謂辟雍在國南方七里之內盛德則云在近郊三十里二說不同要大

學必在近郊之內近郊五十里爲國中故大學亦謂之國學其
六鄉七萬五千家在二郊之間則別置鄉學六鄉之餘地在遠
郊者又別置郊學卽虞庠是也王制簡不牽教者先移之左右
鄉次移之郊又次移之遂每移益遠明郊學必在遠郊百里之
內禮書劉芳傳引王肅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蓋謂
郊學在近郊恐非也至成均辟雍亦多異說依鄭文王世子注
說則成均卽上庠然董子以成均爲五帝之學不專指虞學況
文王世子上庠與成均兩見則非一學可知然則成均當爲虞
以前之學周大學上庠之外復有成均實備五代之制鄭謂立
四代學義尙未賅也辟雍大學鄭駁異義謂在郊與三靈同處
蓋五學皆在郊近接靈囿國語齊語管子曰昔聖王之處士也

使就開燕閒燕之地莫如郊園若國中則朝宅衢市咸萃於是
大學學士甚眾安可設於是乎鄭義塙不可易然王制注實謂
殷大學在郊周大學在國若然鄭意周辟雍既爲大學則不得
在郊鄭云在郊則又不得爲大學駁異義未明著其說王制孔
疏云鄭駁異義云三靈一雍在郊者熊氏云文王之時猶從殷
禮故辟雍大學在郊劉氏以爲周之小學爲辟雍在郊靈臺疏
謂周立三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爲辟雍蓋卽
從劉說不知鄭意果如是是否今攷辟雍乃天子講學之學諸學
以此爲最尊而劉孔反以小學虞庠當之實爲僞到失次況王
制本云虞庠在國之四郊今本作西郊者乃傳寫之誤鄭本自
不如是尤不可以證辟雍之在西郊依鄭說辟雍與三靈同處

攷之古制三靈又與明堂相近則當在國之南郊金鶚云國以
向南爲正故惟南郊可專稱郊祭地必言北郊而祭天直言郊
此其一證故大學在郊不必言南也案金說亦是也鄭駁異義
謂在西郊者蓋據詩周頌振鷺有于彼西隣之文後漢書邊讓
傳李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學
士皆潔白之人也鄭疑卽本韓詩說然毛傳云離澤也則不以
爲辟雍細釋毛義西離蓋卽澤宮毛所謂澤者卽司弓矢射義
之澤鄭箋以爲西離之澤非毛惜亦非詩義也今通校諸經涉
學制之文知周制國中爲小學在王宮之左南郊爲五學是爲
大學辟雍卽大學在郊與四學同處殆無疑義至五學方位北
上庠東東序西瞽宗古無異說唯成均辟雍眾說不同鄭釋云

周五學中曰辟雍環之以水水南爲成均水北爲上庠水東爲東序水西爲瞽宗其義最塙陸佃黃以周說五學方位亦同孔廣森亦以成均爲在南云周人尙赤先南方是以五宮首明堂五學首成均林喬蔭云王制云天子曰辟雍其位當在中故大戴禮保傳篇引學禮云帝入東學南學西學北學中學凡爲五學對小學言之五者皆稱大學對四學言之則中學又獨稱大學蓋東西南北四學爲國子肄業之所中之辟雍乃天子所居非學者之宮易傳太初篇所謂在中央曰大學天子之所自學者是也金鶚云五學以辟雍居中爲最尊成均在南亦寧承師問道必在辟雍辟雍之尊可知大師樂總五學之教而教樂德樂語樂舞必於成均成均之尊亦可知故統五學可名爲辟雍

亦統五學可名爲成均大司樂云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
政此成均乃五學之通稱也明堂爲正南一堂而五室可統稱
爲明堂亦猶是也然別而言之則成均自是南學之名今案諸
說謂成均爲南學辟雍爲中學皆不易之論蓋五學之制各別
爲一宮地則相距不遠旁列四學而中爲辟雍卽取隰水爲名
若與四學同宮而水園其外則是總園四學何以中學獨取此
名明辟雍與四學異宮中學園以水四學不園水也凡王子弟
及國中貴遊子弟幼者則入王宮東之小學師氏保氏教焉其
庶族子弟幼者則入四郊之虞庠鄉吏教焉長則選其秀者皆
入大學大司樂教焉其入學者蓋分居四學而辟雍則特尊爲
王受成獻功及饗射之學國子無事不敢入惟王大射及學士

學射則在辟雍祭義云天子將祭必先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
澤卽靈囿靈沼之澤宮射宮卽中學之辟雍澤宮辟雍地異而
雖水則同司土云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學卽四學射卽辟雍也
周之學制大較如是自鄭君誤解王制後儒相承莫辨而鄭義
之外漢魏六朝諸儒釋學制者復多異說或謂大學與明堂大
廟同處賈匠人疏引劉向別錄謂明堂辟雍與宗廟社稷左右
相對異義引韓詩說謂辟雍與明堂同處左氏說又謂辟雍與
大廟同處舊唐書禮儀志顏師古明堂義引平帝元始四年孔
牢等議隋書牛弘傳引馬宮王肅說並與韓詩說同則鄭已駁
其非而蔡邕集明堂月令論直并三者爲一云取其正室之貌
則曰太廟取其鄉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

四面周水則如壁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哺入西學莫入北學太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傳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日出居東門膳夫是相日中出南門見九侯及門子曰側出西闕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闕視帝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闕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闕故周官有門闕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闕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

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
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
設三老五更之位言教學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
干戈秋冬學羽籥皆習於東序凡祭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
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
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令曰中夏之月令祀百
辟卿士之有德于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
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
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卽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
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水環四周禮記
盛德篇曰明堂九室外水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

反舍奠於學以詛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詩
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
室也與諸臣泮宮俱獻馘焉卽王制所謂以詛馘告者也禮記
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道通於神明
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
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
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
淮南子本經訓高注靈臺疏引盧植禮記注穎容春秋釋例並
與蔡說略同靈臺疏引袁準正論駁之云明堂宗廟大學禮之
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失之遠
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羣學處焉

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矣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氏謂之上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謂之右學左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處也文王世子春夏學于戊秋冬學羽箭皆於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大學非宗廟也又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不曰辟雍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爲左右也辟雍之制圖之以水圓象天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有魚鼈取其所以養

周禮正義 禮四十二

十一

禮記集說卷之四十八

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親之宮辟
廡大射養孤之處大學眾學之居各有所爲非一體也古有王
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
處死生參竝非其義也大射之禮天子張三侯大侯九十步其
次七十步其次五十步辟廡處其中今未知辟廡廣狹之數但
二九十八加之辟廡則徑三百步也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之賓
百官侍從之眾殆非宗廟中所能容也禮天子立五門又非一
門之間所能受也於辟廡獻捷者諸鬼神惡之也或謂之學者
天下之所學也摠謂之宮大同之名也生人不謂之廟此其所
以別也先儒曰春秋人君將行告宗廟反獻於廟王制釋奠於
學以詛鹹告則大學亦廟也其上句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

在郊明太學非廟非所以爲證也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大學遠其言乖錯非以爲正也案袁論雖不無舛駁而論辟雍大學與明堂大廟之不可合而爲一則是與鄭駁異義互相申證蓋五學與明堂地雖相近然各異宮其與大廟則一在國一在郊固遠不相涉也至蔡氏謂此經有門闈之學卽四學分列明堂四門其說尤誤王宮虎門之左唯有宗廟明堂本不在是師氏保氏掌教國子卽在王宮左之小學非大司樂所掌之大學師氏守王門保氏守王闈皆宿衛之事門闈又非學宮所在蔡氏不詳攷摭集諸文概傳合爲一謬鑿甚矣互詳師氏疏又玉海學校引三禮義宗云爲學之制凡有二義一學之制與明堂同體五室四堂共一基之上

東堂謂之東學南堂謂之南學西堂謂之西學北堂謂之北學
中央謂之大學二義云凡立學之法有四郊及國中在東郊謂
之東學在南郊謂之南學在西郊謂之西學在北郊謂之北學
在國中謂之大學故鄭注祭義云周有四郊之虞庠也案崔所
傳二義皆非也五學之制本與明堂五室不同明堂之制五室
同居一宮之中堂宇相連筵步同度制自宜然至於五學則辟
雍居中爲天子饗射之宮三侯之道逾二百步則非徒四堂內
之一室可知况法兼四代不宜徒取學名必當略存古制四學
異同雖無明文然以魯米廩類宮推之其制必異如同宮爲室
而四堂異制於理不可其不可通明矣至以四學分列四郊而
國中爲大學則尤不然王制但云虞庠在國之四郊鄭祭義注

亦專據虞庠小學言之何嘗謂四郊分建上庠東序瞽宗乎大學卽辟雍辟雍在郊鄭說坵不可易但謂在國中則誤耳其四郊虞庠之外別有鄉遂之學並計州長疏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若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是也死則以爲樂之祖神而祭之鄭司農云瞽樂人樂人所共宗也或曰祭於瞽宗祭於廟中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以此觀之祭於學宮中疏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者明大學之教亦以德行道藝與大司徒教鄉學師氏保氏教小學同也漢書禮樂志說周典樂云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據此是有道德者卽指大司樂正屬諸官言之蓋此經自大學小學以及鄉遂郊之

學莫不以有道德者爲師但鄉學之師自以鄉人之有道德者爲之士冠禮所謂鄉先生是也是鄉師鄉老鄉大夫等官雖掌教而不自爲庠序之師遂郊諸官亦然唯此官教大學及師氏保氏教小學則卽以官而爲師與彼異也云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此明樂官之賢者得祭於學也金鶚云文王世子云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又云天子視學命有司祭先聖先師此樂祖卽先師也瞽宗爲周之西學祭義云祀先賢于西學先賢亦先師也注云道多才藝者者法言問道篇云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無不通卽多才藝之義藝卽六藝道藝義同鄉大夫兼舉之曰道藝此偏舉之則曰有道保氏養國子以道而教之以六藝藝之

精者卽道也樂雖爲六藝之一端而此官掌治大學之政其教亦通該三物不徒教樂也賈疏引論語雍也篇求也藝鄭注云藝多才藝又憲問篇云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證才藝與六藝別此教樂之官不得以六藝解之非也道藝詳宮正疏云德能躬行者者德卽六德六行鄉大夫兼舉之曰德行此偏舉之則曰有德德可以兼行故鄭以能躬行爲釋賈疏云案師氏注德行外內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彼釋三德三行爲外內此云德能躬行則身內有德又能身行黃以周云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其科曰六德六行六藝有德行者謂之師有道藝者謂之儒故冢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大司樂之樂祖所謂有道者卽以道得民之儒也有德者卽以

周禮正義

禮四十二

十四 禮記學子社本

五百四十八

賢得民之師也樂祖記謂之先師謂其有德行也師以賢得民
先師先賢一也案黃說是也鄭祭義注云先賢有道德王所使
教國子者文王世子注又以樂祖釋先師綜校鄭義蓋凡師儒
之教於學者通得祀爲樂祖而以德行爲尤重故記通謂之先
師又謂之先賢至於前古聖哲則別祀爲先聖故文王世子注
云先聖周公若孔子明先聖非教學之師儒蓋視先師爲尤尊
矣云若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是也者據書堯典文證有道德使
爲樂官而教國子之事也胄子釋文作育子云本亦作胄惠棟
云說文引虞書云教育子云養子使作善也爾雅育胄皆訓長
故馬季長注尙書亦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阮元云此注
當與說文同作教育子陸本是出詒讓案僞古文入舜典亦作

胄子鄭王制注引同段玉裁謂蓋今文作育古文作胄則二字並通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國子也云死則以爲樂之祖神而祭之者國語周語伶州鳩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韋注云神瞽古樂正知天道者也死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神瞽是樂祖卽樂官也文王世子春秋冬並官釋奠於其先師彼注引此經樂祖謂卽先師之類但彼三時釋奠禮殺與祭不同此樂祖之祭時月及禮皆無攷鄭司農云瞽樂人樂人所共宗也者孔繼汾謂樂人所共宗上當有瞽宗二字是也後鄭明堂位注義同王氏訂義及玉海學校引三禮義宗云殷學爲瞽宗宗尊也瞽無目之稱瞽童蒙無有所識爲瞽蒙之尊又瞽宗者樂官也教國子弟樂訓道童蒙故因以爲學名案

崔說非鄭義。瞽爲樂人。詳序官。瞽矇疏云。或曰。祭於瞽宗。祭於廟中者。或說蓋以瞽宗爲宗廟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天子入太廟。祭先聖則齒。嘗爲師者弗臣。先師與先聖同祭。容古亦有祭於廟之說。然此瞽宗則埽爲學名。故後鄭不從也。云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以此觀之。祭於學宮中者。釋文云。泮本亦作類。案明堂位本作類。類俗字。說文有泮。無類。引此者。欲見瞽宗是學名也。鄭彼注云。瞽宗。樂師瞽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於此祭之。卽據此經爲說。賈疏云。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以其教樂在瞽宗。故祭樂祖。還在瞽宗。雖有學干戈在東序。以誦弦爲正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鄭注云。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

定與己同則學禮樂在瞽宗祭禮先師亦在瞽宗矣若然書在上庠書之先師亦祭於上庠其詩則春誦夏弦在東序則祭亦在東序也故鄭注文王世子云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爲之也是皆有先師當祭可知也祭義云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是天子親祭之不見祭先聖者文不備祭可知案賈謂祭詩書禮樂之祖各於其學文王世子孔疏說同陳祥道則謂祀先聖先師皆於西學秦蕙田云瞽宗在辟雍之西記云祀先賢於西學則凡先聖先師並祀於瞽宗也賈疏疑非黃以周云詩書禮樂各有祖大司樂掌樂故特云祭祖疏家謂各祭其祖於其學經固無是文注亦無是意也文王世子言樂在東序詩在南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賈引春

誦夏弦以證樂在瞽宗又以之證詩在東序語既矛盾且大師詔之文應句絕鄭注連瞽宗爲文云春誦歌樂夏弦播詩又注禮在瞽宗云學禮樂於殷之學是詩禮樂之祖皆祭於瞽宗明矣案秦黃皆本陳說以駁賈說是也瞽宗於五學在西故祭義謂之西學鄭祭義注云西學周小學也彼注亦據此經樂祖爲說而別以西學爲小學孔疏又謂小學卽虞庠在國之西郊與瞽宗在國異不知西學亦卽大學之瞽宗周大學在郊不在國也祀先賢不於小學虞庠鄭孔說竝誤不足據又蔡氏明堂月令論引禮記大學志云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大學案左文二年傳引周志云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周書大匡篇亦有此文此與逸禮祭聖人善人於明堂之

說似合但禮經無文未詳其典云何又此經樂祖卽樂官祭於
曾宗亦卽大學而逸禮謂無位者祭於大學則疑秦漢人之異
說與此經及祭義文皆不相應也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
友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祇敬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
曰友疏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者此樂德樂語樂舞以
下並樂官之官法也樂德者大師云以六德爲之本是也大司
徒鄉三物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師氏三德教國子一至德二敏
德三孝德並與此小異賈疏云此必使有道有德者教之此是
采中之六德與教萬民者少別其中和二德取大司徒六德之
下孝友二德取大司徒六行之上其祇庸二德與彼異自是樂
德所加李光地云六德與師氏三德相表裏中和卽至德祇庸

節敏德六行三行皆以孝友爲先故孝友卽孝德也 注云中

爲忠也者據大司徒六德有忠和注云忠言以中心惠棟云中
與忠通漢呂君碑云以中勇顯名義作忠後漢王常爲漢忠將
軍馮異傳作中古文孝經引詩云忠心藏之何日忘之今毛詩
作中曾子大孝篇云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
者也知忠與中同云和剛柔適也者大司徒注義同賈子新書
道術篇云剛柔得適謂之和云祇敬庸有常也者爾雅釋詁云
祇敬也庸常也云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者大司徒注義同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讀曰導
導者言古以訓今也信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各述
曰語疏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者謂言語應答比於詩

樂所以通意信遠鄙倍也凡賓客饗射旅酬之後則有語故鄉
射記云古者於旅也語文王世子云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
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云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又
記養三老五更云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注云語談說也樂記子貢論古樂云
君子於是語國語周語云晉羊舌肸聘於周單靖公享之語說
昊天有成命皆所謂樂語也 注云興者以善物喻善事者大
師注云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釋名釋典藝
云興物而作謂之興論語陽貨篇孔安國注云興引譬連類也
以此言語之興與六詩之興義略同云道讀曰導者以音見義
也導道聲類同說文寸部云導導引也丁晏云道導古通論語

道之以政道之以德漢書刑法志引作導云導者言古以剴今也者釋名釋言語云導陶也陶演己意也廣雅釋詁云導語也說文刀部云剴大鎌也一曰摩也言古以剴今亦謂道引遠古之言語以摩切今所行之事樂記子夏說古樂云君子於是道古是也云倍文曰諷者漢書賈誼傳顏注云倍讀曰背賈疏云謂不開讀之詒讓案荀子大略篇云少不諷楊注云諷謂就學諷詩書也此諷誦並謂倍文文亦謂詩歌之屬云以聲節之曰誦者賈疏云此亦皆背文但諷是直言之無吟詠誦則非直背文又爲吟詠以聲節之爲異文王世子春誦注誦謂歌樂歌樂卽詩也以配樂而歌故云歌樂亦是以聲節之徐養原云諷如小兒背書聲無回曲誦則有抑揚頓挫之致案徐說是也說文

言部諷誦互訓蓋散文得通誦詳啓賾疏云發端曰言答述曰語者襍記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又喪服四制云齊衰之喪對而不言注云言先發口也釋名釋言語云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敘也敘已所欲說也賈疏云詩公劉云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毛云直言曰言答述曰語許氏說文云直言曰論答難曰語論者語中之別與言不同故鄭注襍記云言言已事爲人說爲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其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解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傳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

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
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疏以樂舞
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者賈疏云此大
司樂所教是大舞樂師所教者是小舞案內則云十三舞勺成
童舞象舞象謂戈皆小舞又云二十舞大夏卽此六舞也特云
大夏者鄭云樂之文武備其實六舞皆樂也保氏云教之六樂
二官共教者彼教以書此教以舞故共其職也詒讓案此六代
大舞所謂萬舞也保氏謂之六樂者亦有金石之奏及詩歌盟
子公孟篇云舞詩三百是也六樂雖有歌奏而以舞爲尤重故
此職專掇教舞爲文蓋保氏教小學亦兼肄六樂之歌奏而舞
則不過象勺此官教大學二十以上之國子咸肄大舞而亦不

通歌奏二官所教足互相備亦官聯也賈疏又云案孝經緯云
伏犧之樂曰立基神農之樂曰下謀祝融之樂曰屬續又樂緯
云顓頊之樂曰五莖帝嚳之樂曰六英注云能爲五行之道立
根莖六英者六合之英皇甫謐曰少昊之樂曰九淵則伏犧已
下皆有樂今此惟存黃帝堯舜禹湯者案易繫辭云黃帝堯舜
垂衣裳鄭注云金天高陽高辛遵黃帝之道無所改作故不述
焉則此所不存者義亦然也然鄭惟據五帝之中而言則三皇
之樂不存者以質故也案依賈說此經六樂斷自黃帝者以前
古樂或以質或以無所改作皆不存而漢書律曆志三統曆諸
於少昊顓頊帝嚳皆云周人遷其樂則劉歆說周時自有少昊
諸帝之樂以年代既遠遷廢不用與賈說不同未知孰是

注

云此周所存六代之樂者黃帝堯舜禹湯樂皆前代樂至周尙存者合之周自作之大武爲六代之樂白虎通義禮樂篇引河間獻王樂元語云受命而興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興其所自作明有制是也云黃帝曰雲門大卷者賈疏謂已下六舞並依樂緯及元命包說蔡氏獨斷云樂黃帝曰雲門國語周語韋注玉燭寶典引樂緯稽耀嘉宋均注說並同羣書治要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黃帝作雲門咸池之樂又楚辭遠遊王注云承雲卽雲門黃帝樂也淮南子齊俗訓許注亦云咸池承雲皆黃帝樂而呂氏春秋古樂篇則以承雲爲帝顓頊作未詳就是大卷詳後云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者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鄭彼注云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國語

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亦云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興祭
法文小異以下文覈之鄭此注並依魯語不據祭法也云言其
德如雲之所出者以門者人所出入明黃帝之德盛如雲之所
出故樂曰雲門云民得以有族類者賈疏云解大卷卷有卷環
之義卽族類也故祭法云正名百物以明民是也云大咸咸池
堯樂也者獨斷云堯曰咸池楚辭遠游王注周語韋注文選東
京賦薛綜注說同賈疏云案樂記云大章章之也注云堯樂名
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又云咸池備矣注云黃帝所作樂名也
堯增脩而用之周禮曰大咸與此經注樂名不同者本黃帝樂
名曰咸池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堯若增脩黃帝樂體者存其
本名猶曰咸池則此大咸也若樂體依舊不增脩者則改本名

名曰大章故云大章堯樂也周公作樂更作大卷大卷則大章
大章名雖堯樂其體是黃帝樂故此大卷亦爲黃帝樂也周公
以堯時存黃帝咸池爲堯樂名則更爲黃帝樂立名名曰雲門
則雲門與大卷爲一名故下文分樂而序之更不序大卷也樂
記孔疏說同又引熊氏云案周禮云雲門大卷大卷在大咸之
上此大章在咸池之上故知大卷當大章樂記唯云咸池大章
無雲門之名周禮雲門在六代樂之首故知別爲黃帝立雲門
之名也黃帝之樂堯增脩者既謂之咸池不增脩者別名大卷
明周爲黃帝於不增脩之樂別更立名故知於大卷之上別加
雲門是雲門大卷一也禮樂志云黃帝曰咸池今周禮大咸在
雲門之下大韶之上當堯之代故知堯增脩曰咸池也案賈誼

三樂悉本熊安生義江水云呂氏春秋黃帝作咸池莊周亦云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則咸池非堯樂樂記注云大章堯樂名咸池黃帝樂名堯增脩而用之是鄭自圓其說也咸池爲黃帝樂而雲門大章皆爲黃帝樂亦屬可疑此無大章樂者當時大章之樂不存耳至魯所存又止有四代之樂故季札觀樂無雲門咸池樂江說亦通白虎通義禮樂篇引禮記風俗通義聲音篇莊子天下篇漢禮樂志初學記樂部引樂緯汴圖徵文選贍賦注引樂緯動聲儀並云黃帝作咸池呂氏春秋古樂篇云黃帝命伶倫與榮將鐘十二鍾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日咸池其說尤詳故鄭樂記注亦以咸池爲黃帝樂惟此六樂並以時代先後爲次大

咸在雲門大卷之後大磬之前鄭依敘次差之定爲堯樂樂記注以爲堯增脩而用之故咸池雖本黃帝所作而亦得爲堯樂其說雖無塙證然澤子三藝篇云湯脩九招呂覽古樂篇亦云舜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湯修九招六列此並後王脩前代樂之事堯脩咸池理或然也淮南子齊俗訓云有虞氏其樂咸池承雲九招許注云舜兼用黃帝樂此又以咸池爲舜樂蓋所傳之異至樂記所說大章白虎通義引禮記莊子天下漢禮樂志初學記引樂緯公羊隱五年何注並以爲堯樂呂覽古樂又云堯命質爲樂命之日大章以祭上帝是爲堯所自作之樂無疑樂記注云周禮闕之則鄭不以當此經之大卷可知其云或作大卷者乃後人所增雖賈氏所引已有此文而與孔疏所述不

合禮記釋文於咸池注周禮曰大咸下云一本作大卷此復一
別本以咸池爲大卷與今本以大章爲大卷者又異皆非鄭注
之舊竊謂此經大卷與樂記大章本不相涉江氏謂周時大章
已不存於理可信六朝義疏家以此經有雲門大卷而無大章
樂記有大章而無雲門大卷欲強爲傳合乃以大卷當大章遂
謂堯用大卷改名大章而不脩脩咸池而不改名周人以大卷
歸之黃帝而加以雲門之美稱以咸池專屬之堯而別謂之大
咸展轉申演糾互益甚今通校鄭二禮注義蓋六樂之中惟咸
池爲黃帝樂本名大章爲堯樂本名自是兩樂周六樂有堯所
增脩之咸池而無其自作之大章既無堯脩大卷之事亦非周
加雲門之名鄭說如是而已其能賈孔諸家推測之論既非鄭

指蓋無取焉云堯能禪均刑法以儀民者禪宋婺州本注疏本並作禪賈疏述注同今依宋余本岳本嘉靖本與葉鈔釋文及校宋本北堂書鈔樂部所引合此亦魯語展禽語禪章本作單注云單盡也均平也儀善也祭法作賞均刑法以義終與此文義並異非鄭所據禪單禪聲類同案鄭語又云夏禹能單平水上以品處庶類者也單均與單平義正同則今本魯語字不誤祭法作能賞鄭注云賞賞善謂禪舜封禹稷等也則鄭或讀單爲禪然非古義也云言其德無所不施者鄭樂記注云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黃帝曰咸池者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載咸蒙德施也初學記樂部引五經通義云黃帝樂所以爲咸池者何咸皆

也施也黃帝時道皆施於民又引樂緯汁圖徵宋均注云咸皆也池取無所不浸德潤萬物故定以爲樂名也御覽樂部引樂緯注云池者施也道施於民故曰咸池並與鄭義畧同唯宋均讀池如字小異云大磬舜樂也者說文音部云韶虞舜樂也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白虎通義禮樂篇引禮記云舜樂曰韶韶此大磬卽簫韶簫正字作箛說文竹部云箛韶左襄二十九年傳云韶箛是也段玉裁云經典舜樂字皆作韶惟此作箛考說文革部韶或作鞀或作鞀籥文作箛從鼓召聲是則周禮爲古文假借字也案段說是也後注及保氏注並作大韶用正字也漢禮樂志字又作招墨子三辯莊子至樂列子周穆王呂氏春秋古樂淮南子齊俗史記五帝本紀山海經大荒西經並有

九招史記李斯傳昭虞武象字又作昭招昭亦並韶之借字云
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者樂記云韶繼也注云韶之言紹也言
舜能繼紹堯之德周禮曰大韶賈疏引元命包云舜之時民樂
其紹堯之業白虎通義禮樂篇云舜曰蕭韶者舜能繼堯之道
也公羊隱五年何注云舜曰蕭韶舜時民樂其脩紹堯道也漢
禮樂志作招云招繼堯也並與義同惟春秋樂露楚莊王篇云
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義與鄭異云大夏禹
樂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者賈疏云案禹貢云敷
土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是敷土之事也樂記云大夏也注
云禹樂名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大中國卽是大堯舜之德也
元命苞云禹能德並三聖德並三聖卽是大堯舜之德亦一也

類聚帝王部引元命苞云湯之時民大樂其救於患害故護者
救也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云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
護者救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湯曰大護者言湯承衰能護
民之急也公羊隱五年何注云殷曰大護殷時民樂大其護已
也亦並同鄭義惟御覽樂部引宋均樂緯注云湯承衰而起護
先王之道故曰大護義與鄭異云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
除其害者魯語云武王去民之穢祭法云武王以武功去民之
災此舉括其文云言其德能成武功者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武
王卽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
馘於京太室乃命周公作爲大武公羊隱五年何注云周曰大
武周時民樂其伐紂也漢禮樂志云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

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風俗通義聲音篇同白
虎通義禮樂篇云禮記曰周樂曰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
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
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
之征伐行武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云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
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又云文王作武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
爲樂謂之大武又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文王作武樂武王作象
樂周公作勺樂賈疏引元命包亦云文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
故曰武樂樂記說大武之舞云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
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公之事也是大武有武王太公
周公之事則爲武王命周公所作無疑莊子天下篇亦云文王

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董子及春秋緯並謂文王作武失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祐以和邦國
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六律合陽聲者也六
同合陰聲者也此十二者以銅爲管轉而相生黃鍾爲首其長
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國語曰律
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言
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以冬
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至作之致地祇物魑動物羽羸
之屬虞書云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
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烏獸賡嘯蕭韶九
成鳳皇來儀夔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其

於宗廟九奏效應疏以六律六同五聲入音六舞大合樂者通
論樂官總謂眾樂以備賓祭之用月令季春云擇吉日大合樂
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其事也李光地云大合樂
乃肄習於學之事賈疏云以六律六同者此舉十二管以表其
鍾樂器之中不用管也大合樂者據薦腥之後合樂之時用之
也此所合樂卽下云若樂六變若樂八變若樂九變之等彼據
祭天下神此據正祭合樂若然合樂在下神後而文退下神樂
在後者以下神用一代樂此用六代六代事重故進之在上若
然下神不亞合樂而隔分樂之後者以分樂序之皆用一代此
三禘下神亦用一代若不隔分樂恐其相亂且使一變二變之
等與分樂所用樂同故三禘在下也案賈推鄭義以此經所說

周禮正義

禮四十二

三十七 禮記卷之二十一

五百四十五

爲卽後三禘之合樂蓋古樂大節凡五先金奏次升歌次下管
笙入次閒歌而終以合樂合樂則與舞此賓祭大樂之恆法也
鄭釋後三禘之樂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乃
後合樂而祭之依賈說此經大合樂卽彼注所云合樂以其備
六舞故得稱大以示區別而彼經所說三大祭之樂則自爲降
神之樂卽彼注所云先奏以致其神者也郊特性孔疏則據此
注宗廟九奏之文謂卽後降神之樂與賈說不同今攷此經以
致鬼神元與和邦國諸葛民安賓客說遠人作動物通爲六事
平列爲文則其爲泛論樂理殆無疑義李氏以大合樂爲肄習
之事最爲允當蓋合之云者亦謂講肄其器調諧協其音節後
大胥合舞合聲注釋爲等其進退曲折使應節奏此合樂義正

與彼同也鄭以二至明日致神元鬼彪爲釋說固不塙至賈以爲三禘之合樂則鄭本無是義非徒先後失次經必無此文例也孔又據注引書皋陶謨文以此經爲降神之樂則與大合樂之文齟齬不合況諱審鄭書注義亦並未嘗以簫韶九成爲降神之樂孔說尤不可通要之此經後文圜丘方丘宗廟三禘及兩郊四望山川先妣先祖之樂無論降神正樂皆各自具本章與此章絕不相涉六朝以來說禮者並謂降神與正樂有兩次合樂遂以此經與後文強相比傅重性臆謬不可究詰不知祭饗盛樂其合樂皆止一次降神與迎賓之樂皆不過金奏升歌一二節諸家紛紛之論均無當於經義也互詳後三禘章疏大合樂非偏脩六代樂亦詳後疏云以致鬼神元以和邦國以諧

萬民者賈疏云致鬼神元者是據三禘而言以和邦國以下亦據三禘之祭各包此數事故鄭引虞書以證宗廟李光地云以下推言其用之之效蓋用樂多端各從類應非專主一事而言也案李說是也致鬼神元以下乃泛論樂和而後可以用之賓祭猶大宗伯云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也致鬼神元自通駭內外羣祀之用樂者而言非專指三禘之樂也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者中庸云柔遠人也注云遠人蕃國之諸侯也若然此賓客遠人並據朝聘諸侯諸臣凡賓禮咸有合樂也但要服以內朝聘有常期者謂之賓客其蕃國無常期而世一至者謂之遠人變文見義爾云以作動物者據祭四方百物亦有樂也 注云六律合陽聲者也六

同合陰聲者也者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云聖人截十二管以
索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漢書律厯志云律十有二陽六
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日黃鍾二日大族三日姑洗
四日蕤賓五日夷則六日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日林鍾二日
南呂三日應鍾四日大呂五日夾鍾六日中呂六呂卽六同漢
郊祀志王莽引周官作六鍾鍾同義亦通也六呂又名六閒國
語周語云爲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韋注云六閒六呂
在陽律之間又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故云合陽
聲合陰聲也云此十二者以銅爲管者漢律厯志云凡律度量
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
爲燥淫寒暑變其節不以風雨暴露改其形是以用銅也大戴

禮記保傅篇云大師持銅而御戶左銅卽律也賈疏云案典同先鄭云陽律以竹陰律以銅後鄭云皆以銅爲與此注義同也云轉而相生黃鍾爲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者大師注義同賈疏云據律厯志而言子午巳東爲上生子午巳西爲下生上生爲陽陽主息故三分益一下生爲陰陰主減故三分去一案律厯志黃鍾爲天統律長九寸林鍾爲地統律長六寸大蕤爲人統律長八寸又云十二管相生皆入上上生下生盡於中呂陰陽生於黃鍾始於左旋入八爲位者假令黃鍾生林鍾是歷入辰自此巳下皆然是入八爲位蓋象八風也引國語者周語云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

度律均鍾均鍾百官軌儀章注云律謂六律六呂也均者均鍾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均鍾者度鍾大小清濁也考合也謂合中和之聲而量度之以制樂者均平也度律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和其聲以立百事之道法也賈疏云鄭引之者欲取以六律六同均之以制鍾之大小須應律同也云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者此鄭說周語之義賈疏云中聲謂上生下生定律之長短度律以律計自倍半而立鍾之均均卽是應律長短者也詒讓案鄭所謂均者卽後世之謂五行大義引樂緯叶圖徵云五均者六律調五聲之均也鵬冠子環流篇云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鄭意周語言度律均鍾者卽謂以度定律以律制鍾之均均卽每宮五調十二宮六十調也此與章義小

異云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者鄭意經合樂云大則與尋常樂節不同故謂徧作六樂也朱書樂志引王肅議云說者以爲周家祀天唯舞雲門祭地唯舞咸池宗廟唯舞大武似失其義矣周禮賓客皆作備樂左傳王子頤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六代之樂也然則一會之日具作六代樂矣天地宗廟事之大者賓客燕會比之爲細王制曰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可以燕樂而踰天地宗廟之樂乎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夫六律六呂五聲八音皆一時而作之至於六舞獨分擘而用之所以不厭人心也又周官韞師掌教韞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享亦如之韞東夷之樂也又韞韞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

歌祭祀則吹而歌之燕亦如之四夷之樂乃入宗廟先代之典
獨不得用大亨及燕日如之者明古今夷夏之樂皆主之於宗
廟而後播及其餘也夫作先王樂者貴能包而用之納四夷之
樂者美德廣之所及也案王肅說與鄭同謂大祭祀大賓客皆
偏作六代之樂宋志引韓祗說通典樂引任昉奏並依其議又
引梁武帝駁王說云按言大合樂者是使六律與五聲克諧入
音與舞蹈合節耳豈謂致鬼神祇用六代樂也其後卽言乃分
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此則曉然已明肅則失其旨矣推檢
記載初無宗廟郊禋偏舞之文唯明堂位云以禘禮祀周公於
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褻而舞大夏納夷蠻之
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按所以舞大武大夏者止欲備其

周禮正義

禮四十二

三十一

五十四

文武二舞耳非兼用六代也夏以文受周以武功所以兼之而不用漢者漢武舞也則監於二代質文乃備納蠻夷樂者此明功德所須蓋止施禘祭不及四時也案梁武說與王述舊說畧同而謂大祭止備文武二舞義尤完密蓋此經大合樂本非祭後合樂之節鄭王二說皆不可通大祭禮節繁重禋燎裸獻其事已多而鄭王謂偏作六樂賈氏又謂偏作不一時俱爲待一代訖乃更爲信如其說則六樂多者九變少者亦有六變段令六樂備作至少亦有三四十變此豈一日所能竟乎至左莊二十年傳王子頊樂及偏舞杜注云皆舞六代之樂史記周本紀集解引賈逵及國語周語章注說並同然彼乃縱樂非法不爲典要大祭祀用盛樂必不如是王肅引以證禮殊爲失攷據喪

二十九年左傳則魯有韶夏濩武四大舞而禘用盛樂止舞武
夏是知天子三禘亦止用文武二舞不容更有增益左傳襄十
年杜注謂魯禘作四代之樂孔疏推其義謂天子禘用六代樂
此與明堂位不合不足據孔又引鄭義以爲天子祫用六代之
樂禘用四代之樂然此注無禘祫用樂不同之說孔亦不知何
據也又漢書郊祀志載王莽改祭祀云周官天墜之祀樂有別
有合其合樂日以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
天墜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墜神祇
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
從二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墜其
一也天墜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墜配一體之誼也

此入墜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墜上之園丘
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墜
出天墜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案莽說亦以
大合樂爲徧作六樂與鄭義同然以此章大合樂與下文分樂
以至六樂六變諸文爲一事並爲孟春合祀天地於南郊之樂
其三大祭之樂則爲二至天地各特祀之樂與鄭賈義又大異
攷南郊合祀天地說甚不經下文分樂諸文與此大合樂亦不
相涉莽肥并爲一說殊謬妄舊唐書禮儀志賈曾表亦以此經
爲合祭天神地祇人鬼於園丘蓋卽隱據莽說今並無取焉云
以冬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祇物彪者賈
疏云皆神仕職文案彼注致神鬼於祖廟致物彪於壇壇蓋用

祭天地之明日若然此經合樂據三禘正祭天而引彼天地之
小神及人鬼在明日祭之者但彼明日所祭小神用樂無文彼
神既多合樂之時當與此三禘正祭合樂同故彼此文同稱致
但據彼正祭祭天地大神無宗廟之祭祭天明日兼祭人鬼與
此爲異也案賈述鄭義謂此經卽後文三禘之合樂然鄭意果
如是不宜絕不及二至正祭而反舉明日致神元鬼彪之禮賈
說似非鄭指審釋注意蓋以經大合樂云致鬼神元又云以作
動物與神仕文巧合故據以爲說並非謂二至三禘之合樂也
但依神仕注義彼職於二至大祭次日別爲致天地人物之祭
禮視正祭隆殺縣殊不當亦備盛樂此經致鬼神元自是泛論
祭樂本無專指鄭賈說雖不同其非經義一也云動物羽羸之

屬者卽大司徒五地之動物毛物鱗物羽物介物羸物是也此
動物據物形而言皆非生物引虞書者皋陶謨文僞古文改入
益稷賈疏謂古文在舜典誤云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者賈疏云是舜祭宗廟之禮案彼鄭注夏操也夏擊鳴球已下
數器鳴球卽玉磬也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糠所以節樂以詠
者謂歌詩也詒讓案此祭樂升歌之節於樂節爲第二升歌大
師謂之登歌詳彼疏依鄭說則夏擊統鳴球以下四者言之僞
孔傳云夏擊祝致所以作止樂則以夏擊爲指祝致與鄭說異
非也云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者賈疏約鄭書注義云
謂祖考之神來至也虞賓者謂舜以爲賓卽二王後丹朱也羣
后德讓者謂諸侯助祭者以德讓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

也案書言祖考來格文在升歌之後下管之前賈述鄭義亦謂祖考之神來至爲堂上樂所感是則堂上升歌卽所謂降神之樂矣而賈後疏則謂九德之歌九變之舞悉爲降神之樂大師疏又謂降神合樂有兩次升歌郊特牲孔疏亦據此注謂書九成卽九變亦是降神之樂其說雖不同要皆非經義詳後疏云下管鼗鼓者此謂下管樂之第三節也賈疏約鄭書注義云謂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案下管亦詳大師疏云合止祝敔者釋文云敔本又作梧案梧卽敔之借字此謂合樂樂之第五節也賈疏約鄭書注義云合樂用祝祝狀如漆篛中有椎搖之所以節樂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標之所以止樂案鄉飲酒禮注云合樂謂歌樂與眾聲俱作凡合樂之節並在閒歌後而書先

合樂後閒歌者文不次也此皆備詳祭樂諸節惟無金奏者金奏在正樂之先文偶不具合樂之後有興舞無無算樂者無算樂乃無算爵所用不在正樂之數惟鄉飲酒燕禮有之祭饗則無也合樂亦詳後疏云笙鑄以閒者謂閒歌樂之第四節也賈疏約鄭書注義云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鑄者西方之樂謂之鑄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以閒者堂上堂下閒代而作案鄉飲酒禮云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山有臺笙崇丘歌南有嘉魚笙由儀注云閒代也謂一歌則一吹與書注義同但鄉飲酒有笙入無下管故以笙與歌迭奏天子諸侯禮盛有下管亦兼奏笙則當以管笙與歌迭奏段玉裁改鑄爲庸云庸今版本皆作

鑄誤古文尙書作庸鄭訓爲功也僞孔傳訓爲大鍾眡瞭大射儀疏引笙庸皆不誤大司樂注疏皆爲淺人誤改案段校是也今本尙書作鑄僞孔傳云鑄大鍾吹笙擊鍾依眡瞭疏引書則孔本亦當作庸今本皆後人所改僞孔釋笙爲吹笙不知天子樂重管不重笙不當舉笙以配庸其說與鄭異亦當以鄭爲正云鳥獸賡賡蕭韶九成鳳皇來儀者釋文云賡本又作賡案今書僞孔本作賡與鄭本異說文倉部引書亦作賡是許鄭所據本同此謂合樂興舞亦樂之第五節也賈疏約鄭書注義云謂飛鳥走獸賡賡然而舞也蕭韶九成鳳皇來儀者韶舜樂也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故致得來儀儀匹謂致得雄曰鳳雌曰皇來儀止巢而乘匹案此下文六變致象物象物有象在天謂

四靈之屬四靈則鳳皇是其一此六變彼九成者其實六變致之而言九者以宗廟九變爲限靈鳥又難致之物故於九成而言耳云變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者賈疏約鄭書注義云變語舜云磬有大小予擊大石磬拊小石磬則感石獸相率而舞庶尹允諧者庶眾也尹正也允信也言樂之所感使眾正之官信得其諧和云此其於宗廟九奏效應者明書言九成與後三禘宗廟奏樂九變同其奏樂之效亦可互證也賈疏云此經總言三祀大祭但天地大祭效驗無文所引尙書惟有宗廟故指宗廟而言也然尙書云祖考卽此經致鬼也虞賓卽此經以安賓客羣后德讓卽此經邦國也鳥獸鳳皇等卽此經動物也庶尹允諧卽此經以諧萬民以說遠人也乃分樂

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分謂各用一代之樂疏乃分樂而序之者序經例當作敘石經及各本並誤詳小宰疏賈疏云此與下諸文爲總目上總云六舞今分此六代之舞尊者用前代卑者用後代使尊卑有序故云序金鶚云大司樂言六樂分祀天神地祇四望山川先妣先祖但舉大祭祀而言也舞師云凡小祭祀則不興舞不舞則無樂是知六樂所祭皆大祭祀也 注云

分謂各用一代之樂者鄭意下文諸祀祭祀初降神分用一代樂對正祭合樂皆備用六代樂爲大合樂也今攷此實兼降神合樂皆分用六樂與上文大合樂不相冢詳後疏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爲均者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爲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天神謂五帝及日月

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
孝經說曰祭天南郊就陽位是也疏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
以祀天神者漢書郊祀志匡衡奏述此經作埃天神案此冢上
以祀爲文則不當作埃蓋匡氏所改非故書也此奏黃鍾者爲
迎尸之樂所謂先樂金奏也歌大呂者爲降神之樂舞雲門者
爲薦獻後之合樂合樂則興舞也降神之樂不得有舞合樂時
堂上雖亦有歌而與先之升歌復不同並非一祭之樂前後重
舉也以後六樂並同此祀天神節以爲祀五帝蓋對後文三禘
天神之樂爲祀昊天也賈疏推彼注義以圓鍾爲宮以下爲始
祭降神之樂此經與彼相對則亦以爲薦獻之前降神之樂可
知故郊特牲孔疏引熊氏云四時迎氣及諸小祀等並有降神

之樂則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以下降神正祭同其樂是也蓋六朝諸儒咸謂降神與正祭之樂各備升歌下管閒歌合樂興舞諸節賈孔禮疏並沿其說通典吉禮說郊祭感帝亦以此樂爲降神之樂卽依熊義郊特牲疏又引皇侃說謂祭感生帝無降神之樂失之賈疏云此黃鍾言奏大呂言歌者云奏據出聲而言云歌據合曲而說其實歌奏通也知不據堂上歌詩合大呂之調謂之歌者春秋左氏傳云晉侯歌鍾二肆取半以賜魏絳魏絳於是金石之樂彼據磬列肆而言是不在歌詩亦謂之歌明不據偏歌詩也襄四年晉侯饗穆叔云奏肆夏歌文王大明絳亦此類也案賈說非也經凡以奏與歌對文者奏並謂金奏歌並謂升歌奏以九夏歌則以三百篇之詩小師注云歌依

詠詩也初學記樂部引韓詩章句云有章曲曰歌蓋協其律調則此經奏黃鍾歌大呂等是也叙其章義則左傳所云奏肆夏歌文王大明縣是也歌鍾二肆自是編鍾以其應歌詩故謂之歌鍾與升歌義不殊也鄭鍾師注誤以九夏爲樂歌賈遂提歌奏爲一殊爲失攷北史牛弘傳引三禮義宗云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爲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爲調奏者謂堂下四縣歌者謂堂上所歌崔說精析足證賈疏之誤律調各備五聲此不言聲者徐養原云六歌六奏蓋皆宮調也案徐說蓋本宋史樂志引姜夔議謂周六樂奏六律歌六呂惟十二宮於義近是又此舞雲門等並止舉一樂但大祭合樂皆當備文武二舞唯以雲門等爲主下五祭各主所用舞並同鄭與王肅並謂大祭合六舞

王肅引舊說謂並止用一舞二說不同皆非也詳前疏又案依熊安生說則迎氣祭五帝亦用此樂六藝流別引尙書大傳說迎春之樂倡之以角舞之以羽迎夏之樂倡之以徵舞之以鼓蕤迎中氣樂用黃鍾之宮迎秋之樂倡之以商舞之以干戚迎冬之樂倡之以羽舞之以干戈依伏說則五時樂舞各異與鄭熊不合恐不足據 注云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爲均者者賈疏云以經云奏奏者奏擊以出聲故據鍾而言大呂經云歌歌者發聲出音故據聲而說亦互而通也言爲均者案下文云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鄭云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入音乃成也則是言均者欲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鍾以均諸樂是以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後擊鼓論語亦云始

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是凡樂皆先奏鍾以均諸樂也必舉此二者以其配合案賈以歌奏互通又謂作樂先擊二者之鍾亦誤玉海音樂引三禮義宗云堂下之樂以鍾爲重故舉鍾而言堂上之樂以人聲爲貴故以歌爲稱言歌者知是堂上之音稱奏者知是堂下之樂案崔說得之依其說則奏黃鍾者擊鍾磬等以黃鍾宮起調畢曲歌大呂者歌詩等以大呂宮起調畢曲均卽調也云黃鍾陽聲之首者此六祭之奏皆用六律陽聲黃鍾爲陽律第一見大師職云大呂爲之合者六祭之歌皆用六同陰聲大呂爲陰同第一黃鍾爲子大呂爲丑子與丑合也並詳大師疏江永云此一律一呂之相合爲地支之子與丑合亦卽日躔與月建之相合也下諸律呂皆然云奏之以祀天

神尊之也者賈疏云以黃鍾律之首雲門又黃帝樂以尊祭尊
故云尊之也云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者明此天神中無
圖上昊天也賈疏云案下云若樂六變天神皆降是昊天則知
此天神非天帝也是五帝矣知及日月星者案大宗伯昊天在
禮祀中日月星辰在實柴中鄭注云五帝亦用實柴之禮則日
月星與五帝同科此文又不見日月星別用樂之事故知此
天神中有日月星辰可知其司中已下在禋燎中則不得入天
神中故下文約與四望同樂也云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
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者大傳注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
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
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

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公羊宣三年何注云上帝五帝
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此卽鄭受命帝之說周書作
雒篇云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
皆與食玉燭寶典引尙書大傳云正月禮上帝於南郊所以報
天德也並南郊特祀受命帝之事孫星衍云郊祀志匡衡張譚
奏議宜於長安定南北郊衡言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埽地而
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娛天神則匡衡卽以周官祀天祀
是夏正之郊鄭用匡衡之議案孫說是也鄭謂周祭南郊在夏
正建寅之月與後園丘之祭在建子之月者異故郊特牲云郊
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
於郊故謂之郊鄭注云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

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是鄭說卽據郊特牲及易緯兩文故太宰疏引箴膏肓謂郊以夏正上旬之日是也春秋繁露郊祭篇云周以郊爲百神始始入歲首必以正月上辛日先享天乃敢事地先貴之義也亦與易緯說同郊旣畢在建寅之月則冬至圜丘之祭不得名郊故郊特牲又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齊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是鄭謂魯禮郊在建子之月周南郊不在子月之說也其王肅則謂南

郊與園丘是一卽在建子之月與夏至所穀之郊事異而名同故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孔疏引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劉建寅之月又所穀郊祭此言始者劉建寅爲始也南齊書禮志引盧植說亦同王義郊特牲疏又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郊特牲日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立以爲迎長日謂夏至也郊天日以至立以爲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爲之說又徙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立又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記斯禮也苟其不愚

不得亂於周魯也郊特性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啟蟄又將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禘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性文同皆以爲天子郊祭之事此王難郊特性注之說也家語郊問篇王注義畧同孔又引聖證論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地上之圜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焉無常處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圜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路建大常明

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于郊服袞服乘素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圜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爲始故稱始也又禮記云魯君臣未嘗相弑禮俗未嘗相變而弑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髽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爲別冬至之郊特爲魯禮張融引韓詩說三王各正其郊與王肅同今案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孔安國唐明皇注並同王義以郊祀爲圜丘邢疏又引張融稱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席周人之祀昊天於郊以后稷配無如立說配蒼帝也此皆不從鄭義金鶚中鄭難王云圜丘祭於冬至周禮有明文若郊祭則在夏正孟春左氏桓五年傳啟蟄而郊杜注啟蟄夏正建寅之月

鄭注郊特性引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郊與國丘不同
月郊非國丘明矣肅謂周郊於建子之月迎冬至長日之至而
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寅月又
祈穀郊祭故言始也是肅以郊之用辛與周禮冬至至闕丘爲
一祭然迎長日之至亦非冬至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是夏至
爲長至也仲冬之月日短至是冬至爲短至也日至者極至之
稱夏至日北極當云日北至晝長極故日日長至冬至日南極
當云日南至晝短極故云日短至以左傳日南至例之可知冬
至當爲短至也後儒訓至爲到以冬至爲長至誤矣郊迎長日
之至此至字固當訓到然云長日之至不云日長至與月令之
文不同子月冬至以後日尙短甚不得言長日之至迨建卯而

晝夜分分而日長郊祭以寅月與卯月近故日迎長日之至鄭
說至當不易而郊非圓丘更可知矣肅又謂子月之郊所以報
本寅月之郊所以祈穀是亦不然王者歲祭天有三冬至之禘
專爲報本孟春之郊報本亦兼祈穀仲夏之雩專爲祈穀同以
言之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云上辛郊祭天左氏襄七
年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孟春之郊固以祈穀也孝經云
郊祀后稷以配天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云
大報本反始也是郊亦以報本也報本祈穀二者以報本爲主
祈穀則雩主之周頌噫嘻序云春夏祈穀於上帝也鄭注以夏
祈穀爲雩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
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雩所以求雨其爲祈穀正祭可知又仲

春祭社稷亦爲祈穀祈穀自此二祭則夏正之郊必不以祈穀爲重矣肅謂寅月郊專以祈穀非也案金說是也周制冬至圜丘祭昊天以帝嚳配夏至南郊祭蒼帝以后稷配鄭義根據經記不可易也王肅謂冬至圜丘通名郊其說本史記封禪書及西漢諸儒非必不可通而合圜丘南郊爲一帝皆配以稷則妄說也又案依郊特牲大報天之文則南郊之祭蓋以受命帝爲主餘四帝亦配食然不得與受命帝並尊故鄭說南郊唯以受命帝爲言受命帝謂於大微五帝中特尊其德運之帝也淮南子齊俗訓許注引鄭子云五德之次從所不勝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呂氏春秋應同篇史記封禪書及漢書郊祀志載張倉公孫臣賈誼兒寬說並同五行大義引春秋感精符漢書律厯

志引劉歆三統歷及郊祀志引劉向說五德並以相生爲次虞
士夏金殷水周木二說不同鄭從三統故謂周受命帝爲卽蒼
帝靈威仰大傳孔疏引春秋元命苞說與鄭同王肅私定家語
亦謂周以木德王而說郊帝則又不從鄭說故祭法孔疏引王
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
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
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大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立云祭
感生之帝唯祭一帝耳郊特性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
又引馬昭申鄭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案文自
了不待師說則始祖之所自出非五帝而誰河圖云姜原履大
人之跡生后稷大任夢大人感而生文王又中候云姬昌於帝

子經緯所說明文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蒼帝
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易云帝出乎震自論入
卦養萬物於四時不據感生所出也孫星衍申鄭難王云商頌
小序言長發大禘也其詩云帝立子生商又云玄王桓撥鄭箋
云帝黑帝也承黑帝而生子故謂契爲玄王又云禮記曰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考商頌卽有玄王之號
又有帝立之說則感生帝見于經文春秋繁露云天將授文王
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謂后稷母姜原履天之跡而生后
稷故帝使禹臯論性知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姬爲姓周王以女
書姬故天道各以其類動非聖人孰能明之五經異義云詩齊
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說文云姓人所生也

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繹商頌之文稱契母有姚
方將周詩亦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爾雅釋詩履帝武敏云武
迹也敏拇也爾雅周公所作縱子夏諸人增補亦周末之書既
以敏爲拇亦以姜嫄有履迹之事矣案孫說足申鄭義但鄭謂
烈王祭北辰耀魄寶郊祭感生帝靈威仰請名本於緯書王肅
雖之持論自正然德運終始之說其原甚古王者之興自當各
有受命之帝蓋圖王昊天爲天之全體百王同尊南郊上帝則
於五天帝之中獨尊其德運之帝以示受命之所由此亦聖人
治神制禮之精義特不必爲感生之說耳史記封禪書云秦襄
公既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此雖與受命
帝不同然亦足證周特尊若帝之說此注謂郊祀受命帝下云

感生帝說自純正此經凡言天者皆謂昊天言上帝者皆謂受命帝言五帝者謂五色之帝三者尊卑不同而同爲天帝則一蓋非天不可以稱帝也揆之經義周南郊祀受命帝當祀天帝之大皞鄭注月令誤以大皞爲人帝而別據緯書爲釋其說固不埒而周有受命帝之祭則固不誤也五帝名號及六天之說並詳小宗伯疏郊與圜丘異同詳後疏又案禮記及春秋所言郊祀又有魯禮與周不甚同郊特牲孔疏云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啟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說則異於此也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

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荅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也無建丑之月耳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今案魯郊轉卜三正春秋經傳有明文鄭說端不可易左哀十三年傳子服景伯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此又似有建酉月之祭其禮無微孔疏謂是虛言理或然也此魯禮雖與周郊禮不同涉而後儒每多淆混謹附攷其畧於此云孝經說曰祭天南郊就陽位是也者通典古禮引孝經鉤命決有此文壇弓孔疏

引鄭志張逸問禮注云書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尙書緯也當爲注時在文網中嫌引秘書故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故此職及大祝夏官箴枝人注引孝經緯馮相氏注引樂官緯並稱說也孝經緯義與郊特牲同引之者證必於南郊之義賈說云郊所感帝用樂與祭五帝不異以其所郊天亦是五帝故也乃奏大族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元大族陽聲第二應鍾爲之合咸池大咸也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疏乃奏大族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元者漢書郊祀志匡衡奏述此經作歌大族舞咸池以埃地祇案奏大族爲金奏不當云歌以祭地元亦冢上以祭爲文祭不當作埃匡所述非元文也賈疏云地元卑於天神故降用大族陽聲第二及咸池也注云大族陽聲弟

二應鍾爲之合者大族寅與應鍾亥合也詳大師疏云咸池大咸也者前注同云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者此亦注用今字作祇也下並同賈疏云以其下文若樂入變者是崐崙大地卽知此地祇非大地也是神州之神可知知及社稷者以六冕差之社稷雖在小祀若薦祭言之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用血與郊同又在五嶽之上故知用樂亦與神州同謂若日月星與五帝同也金鶚云鼓人云以路鼓鼓社祭社祭與神祀鬼享連文乃祭地之通稱大司樂以地該社鼓人以祀該地彼此互見案北郊神州詳典瑞疏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爲之合四望五嶽四鎮四寶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與疏以祀

四望者賈疏云四望又卑於神州故降用陽聲第三及用大審也 注云姑洗陽聲第三商呂爲之合者姑洗辰與南呂酉合也詳大師疏云四望五嶽四鎮四寶者釋文云寶本又作濟案寶卽濱之借字大宗伯注正作濱漢書郊祀志王莽說此經合樂云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案莽蓋因此四望言祀故謂其兼有天神然其說非也詳大宗伯疏云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與者賈疏云以此上下更不見有司中等用樂之法又案大宗伯天神云祀地祇云祭人鬼云享四望是地祇而不云祭而變稱祀明經意本容司中等神故變文見用樂也無正文故云或與以疑之也詒讓案四望山川皆地祇而與地祇不同樂則

知中司命風師雨師雖天神亦容不與天神同樂故鄭別以尊卑之次約之疑其與四望同樂也乃奏蕤賓歌而鍾舞大夏以祭山川蕤賓陽聲第四函鍾爲之合函鍾一名林鍾疏以祭山川者謂中小山川祭自鯉沈始者也注云蕤賓陽聲第四函鍾爲之合者蕤賓午與函鍾未合也詳大師疏云函鍾一名林鍾者以此經六祭之樂奏與歌之律並取合辰相配林鍾爲蕤賓之合此以函鍾配蕤賓故知函鍾卽林鍾大師說六同亦有函鍾無林鍾也唐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函鍾卽林鍾也函鍾以函容爲義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夷則陽聲第五小呂爲之合小呂一名中呂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

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閼宮閼神之疏乃奏夷則歌
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賈疏云案祭法王立七廟考廟王考
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不見先妣
者以其七廟外非常故不言若祭當與二祧同亦享嘗乃止若
追享自然及之矣案周祭先妣廟禮經無文依賈說則四時及
禘祫皆有祭詩魯頌閼宮孔疏則云先妣立廟非常月朔四時
祭所不及其祭時節禮無明文或因大祭而別祭之也通典吉
禮云周祭先妣之廟四時薦禘祫與七廟皆祭又引高堂隆議
魏文思后依周姜嫄廟禘祫宋書禮志朱膺之議亦云閼宮之
祀高堂隆趙怡並云周人祫歲俱祫祭之案高堂隆議似以姜
嫄惟配禘祫而時享不及卽孔冲遠所本而依杜說則禘祫之

外四時有薦而無祭與賈說又微不同古經無可質證未能定其孰是管子輕重已篇說夏至天子祭太宗又云出祭王母或卽指先妣之祭與至漢書郊祀志王莽改祭祀以天地合祀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說不經非古禮也賈疏又云若然分樂序之尊者用前代其先祖先妣服袞冕山川百物用玄冕今用樂山川在先妣上者以其山川外神是自然之神先祖生時曾事之故樂用前代無嫌案賈說非也此六舞配天神地祇人鬼皆以時代先後自相次不爲尊卑之等又此祭先妣舞大濩蓋亦文武干羽兼備春秋隱五年經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公羊何注云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敍梁范注義同以此經覈之何范說疑未塙注云夷則陽聲第五小呂爲之合者夷則申與小

呂已合也詳大師疏云小呂一名中呂者以中呂爲夷則之合此以小呂配夷則故知小呂卽中呂大師六同亦有小呂無中呂也孔廣森云小呂三寸三分強倍而用之六寸六分強周禮中呂皆稱小呂據其未備時本於諸管爲最短故得小呂之名據其既倍者言之則長短居三呂之中故或謂之中呂云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者釋文云嫄本亦作原案原嫄字同大戴禮記帝繫篇云帝繫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邠氏之女也曰姜嫄氏產后稷史記周本紀云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號曰后稷釋文別本與史記同詩大雅生民篇云厥初生民時維

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武帝敏歆攸介攸止載
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鄭彼箋云姜姓者本炎帝之後有
女名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帝上帝也敏拇也姜嫄祀
郊祿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跡姜嫄履之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
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者於是遂有身後則生子是爲后
稷是姜嫄感神靈生后稷之事賈疏云詩云履帝武敏歆毛君
義與史記同以爲姜嫄帝嚳妃履帝武敏歆謂履帝嚳車轍馬
跡生后稷后稷爲帝嚳親子鄭君義依命麻序帝嚳傳十世乃
至堯后稷爲堯官則姜嫄爲帝嚳後世妃而言履帝武敏歆者
帝謂天帝也是鄭解巨人跡與毛異也詩生民孔疏引鄭志趙
商問此箋云帝上帝又云當堯之時姜嫄爲高辛氏世妃意以

爲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嫄爲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
亦云高辛氏帝苟信先籍未覺其偏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答
曰卽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散散然是非眞意矣乃
有神氣故意散散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
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稚於堯堯見爲天子高辛與堯並
在天子位乎又引張融申鄭義云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並
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爲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史記是堯
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之雅
頌姜嫄履迹而生爲周始祖有娥以玄鳥生商而契爲玄王卽
如毛傳史記之說嚳爲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
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

周禮正義

禮四十二

五

五百四十八

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乎案賈孔及張融說皆深得鄭惜呂氏春秋慎勢篇云神農十七世有天下則帝嚳傳十世當非必緯之妄說姜嫄非嚳妃鄭說與大戴禮毛詩傳史記及生民疏引馬融王肅說並絕異然以年代校之義似允協古事茫昧羣言轂亂姑兩存之以俟嚴定云是周之先母也者爾雅釋親云母爲妣說文女部云妣歿母也姜嫄生后稷爲周始祖之母故謂之先妣也云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妣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者釋文云妃本亦作配賈疏云凡祭以其妃配周立七廟自后稷已下不得更立后稷父廟故姜嫄無所妣也以其尊敬父母故特立婦人之廟而祭之云謂之閼宮閼神之者詩魯頌閼宮云閼宮有恤實實枚枚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毛傳云闔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祿宮也鄭箋云闔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孔疏云釋詁云悲神溢愼也闔與悲字異音同故闔爲神也詒讓案毛以姜嫄爲周先妣與鄭此注同惟訓闔爲閉爲異鄭此注與箋許同也至毛傳引孟仲子說以闔宮爲祿宮攷毛詩生民傳云古者必立郊祿焉立烏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祿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箋云禮祀上帝於郊媒月令郊媒作高媒鄭注則云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孕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立烏遺卵娥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依詩傳箋說則郊媒爲祀天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亦謂王者一歲七祭天郊媒爲其一

至高辛以後改以高辛之君配之諸說雖差異要郊媒與周祀先妣之宮不同仲子之說自是別解毛鄭皆不從也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無射陽聲之下也夾鍾爲之合夾鍾一名圓鍾先祖謂先王先公疏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者謂宗廟時享也通典吉禮云王三獻后薦朝事之豆饌堂上以夾鍾之調歌堂下以無射之調作大武之樂以後王及后每獻皆作樂如初九獻之後王降冕而摠干舞大武之樂以樂尸案杜以奏屬堂下歌屬堂上及舞在獻畢說並得之但奏以迎尸歌以降神並當在二裸之前杜謂三獻始作樂說尙未審耳又玉海音樂引崔靈思說及通典並謂禘樂亦用此案明

堂位記魯禘用大夏大武二舞祭統說魯大嘗禘樂同蓋以大武爲主而以大夏配之左襄十年傳所謂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管樂卽周樂也其禘樂則別見後與此不同 注云無射陽聲之下也夾鍾爲之合者陽律六無射爲未故云陽聲之下無射成與夾鍾卯合也許大帥疏云夾鍾一名閭鍾者據下經賈逵說詳後疏云先祖謂先王先公者賈疏云鄭據司服而言但司服以先王先公服異故別言此則知先王先公樂同故合說以其俱是先祖故也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播之言被也故書播爲藩杜子春云藩當爲播讀如后稷播百穀之播疏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者此言六樂當調以聲音也大帥說十二律亦有

此文義並同互詳彼疏 注云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者均猶言調也說文音部云音聲也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宮商角徵羽聲也絲竹金石匏土革木音也賈疏云謂若黃鍾爲宮自與已下徵商羽角等爲均其絲數五聲名異也或解以爲均謂樂器八音之等若然何得先云言其均始云皆待五聲八音乎明言其均者以爲六者各據其首與下四聲爲均故云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云播之言被也者播被聲之轉段玉裁云播音轉則入歌戈部是以樂播既豬播卽潘水古音被讀如婆去聲漢志魯國菑縣音皮皮古音如婆案段說是也彼古取布之樂器以發其音之義大師注云播猶揚也揚與被義亦相成云故書播爲菴杜子春云滿當爲播播讀如后稷播百

穀之播者杜據大師亦云播之以八音故不從故書也惠棟云古藩字亦作播尙書大傳五行傳云播國率相行事鄭注云播讀爲藩段玉裁云說文播潘從番聲藩從潘聲是三字聲類同古音同在元寒部也此云當爲者改其字又云讀如者既改爲播字則說播之音義如是也說文曰播種也一曰布也種布二義相同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元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元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元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元五變而致介物及土元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大荔姑洗南方之祭則用蕤賓西方之祭則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則用黃鍾爲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

之凡動物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蛤蟹走則還填衍孔竅則小矣是其所以舒疾之分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禮運曰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浚鳳以爲畜故鳥不喬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疏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者以下並申論上文致鬼神示及作動物之事六物與地元天神同致則亦謂物魁也李光地云此承上而論爲樂感召之理以起下六變九變之端也黃以周云一變至六變皆曰致物一變至五變又曰致示六變又曰致神上文所謂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作動物是也而此節意主作動物而言故

致物文在神示之上賈疏云此一變致六變不同者據難致易致前後而言案大司徒五地之物生動植俱有此俱言動物不言植物者據有情可感者而言也 注云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者說文文部云變更也文選東京賦薛綜注云凡樂一變爲一成則更奏王海音樂引三禮義宗云凡樂九變者舞九終八變者舞八終六變者舞六終終成也賈疏云燕禮云終尚書云成此云變孔注尚書云九奏而致不同者凡樂曲成則終終則更奏各據終始而言是以鄭云樂成則更奏也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者以六樂致六物與大宗伯地元百物之祭相應也大蜡索鬼神黨正文詳黨正及大宗伯疏李光地云注以此六變爲大蜡之樂特因上下各言鬼神示之祀中閒乃及

百物緣文生義爲此說爾無所據也夫大蜡而用樂則有之矣其索物而致之咸通之理當與此同然考之經則祭蜡而歛陶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蓋箴章之享非大司樂之司也且經文上蒙六樂故知是通言樂理非指蜡祭其及于百物者因此與下節皆論鬼神示之感而邦國萬民賓客遠人之屬乃是同類感應易曉故言此以備作動物之意猶虞書既言神人以和而必終之以百獸率舞者爾非自爲一事也吳廷華云經本合天神土元山川而大槩言之鄭因六變俱有致物之文與郊特牲索饗萬物相符故謂之蜡然據神仕職云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示物彪注以彪爲百物之神是祭地元卽有致物義何獨言蜡郊特牲言蜡亦未聞有天神也案李吳說是也

云六奏樂而禮畢者唐郊祀錄引崔靈恩云蜡者索也而索者
盡也大盡天地四方之神而祭之故其樂亦盡用四方之調凡
四方之十二神則有十二律此爲六調但舉陽律陰配可悉以
合天地四方之神故終數不過六也詒讓案鄭謂此經爲大蜡
而經止有六變之樂故謂大蜡之禮樂六奏而畢崔氏又曲爲
申釋然非經意也云東方之祭則用大蔞姑洗者大蔞寅氣姑
洗辰氣竝位在東方故東方祭用之也東方律尙有夾鍾此不
言者上分樂而序之亦無夾鍾故鄭不數也云南方之祭則用
蕤賓者蕤賓午氣位在南方故南方祭用之也云西方之祭則
用夷則無射者夷則申氣無射戌氣竝位在西方故西方祭用
之也云北方之祭則用黃鍾爲均焉者黃鍾子氣位在北方故

北方祭用之也自大族以下並以其律爲均均亦卽調也賈疏云此鄭知四方各別祭用樂不同者以郊特牲云八蜡以記四方又云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是四方各有八蜡故知四方用樂各有別也吳廷華云蜡樂與郊廟之祭不同此經所謂六樂蓋承上雲門咸池等六代之樂言之非大蜡樂鄭以六律爲六樂以配四方春秋各二律冬夏各一律刪去六呂不用自古樂律未有含陰用陽如此者鄭特以意爲湊合爾案吳說是也云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者賈疏云摠釋地祇與動之神物雖有遲疾皆由以樂和感之云凡動物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蛤蟹走則遲墳衍孔竅則小矣是其所以舒疾之分者此並鄭以意

說六等之物致之先後舒疾之義云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祇也賈疏云鄭知土祇中有原隰者案大司徒有五地山林已下有原隰今此則經上已說川澤山林丘陵及墳衍訖訖惟不言原隰故此土祇中有原隰可知也又土祇中有平地者案大宰九職云一曰三農生九穀後鄭以三農者原隰及平地以其生九穀故知此土祇中非直有原隰亦有平地之神也若然不言原隰而云土祇者欲見原隰中有社稷故鄭石駁異義云五變而致土祇土祇者五土之摠神謂社是以變原隰言土祇郊特性云社祭土而主陰氣是社稱土祇故鄭云土神也案大司徒山林宜毛物川澤宜鱗物丘陵宜羽物墳衍宜介物原隰宜羸物此經則以羽物配川澤羸物配山林鱗

物配丘陵毛物配墳衍介物配土祗與大司徒文不類者彼以所宜而言此據難致易致而說故文有錯綜不同也案月令孟冬云祗來年於天宗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也天宗日月星辰以月令祗於天宗謂之蜡則此天神亦是日月星辰非大天神以蜡祭所祭眾神祭卑不可援尊地神惟有土祗是以知無天地大神也詒讓案原隰及平地之神卽王社侯社置社之神詳大宗伯小宗伯疏云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者謂四靈象應天之四官龍青龍鳳朱鳥龜玄武惟麟無所屬攷禮運孔疏引五經異義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陳欽說麟是西方毛蟲許同左氏義鄭駁不從蓋亦以麟爲西方獸若然西官白虎亦麟之象也但四靈已在毛羽鱗介四物之內不當別爲象

物且若依鄭說此爲蜡祭則彼迎百物未聞及四靈此說殆非也蓋上五物皆生物之彪與人相近此象物則時見形象本無生性若夔罔象之屬是也以其與人尤遠故與天神同六變致耳云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者明此象物及天神致之最後非至和則不感也曾釗云賈說未安案下經奏樂于圜丘六變則天神皆降可知此天神卽祭圜丘之神矣土元亦卽祭方澤之元彼八變此五變者彼就奏以降神而言故有不減之樂節此就神自致而言故五變而已見其昭假之無間也案曾謂此天神土元通圜丘方丘得之今攷當亦兼南北二郊等大神元而言賈疏據月令祈來年於天宗注謂蜡祭日月星無天地大神蓋沿鄭說之誤引禮運者釋文云喬本又作猶

亦作𧢲案今本禮記作獮彼釋文亦作𧢲與此同鄭彼注云捻
之言閃也獮狨飛走之貌也失獮去也龜北方之靈信則至矣
此引之者釋四靈之名